

後所文集

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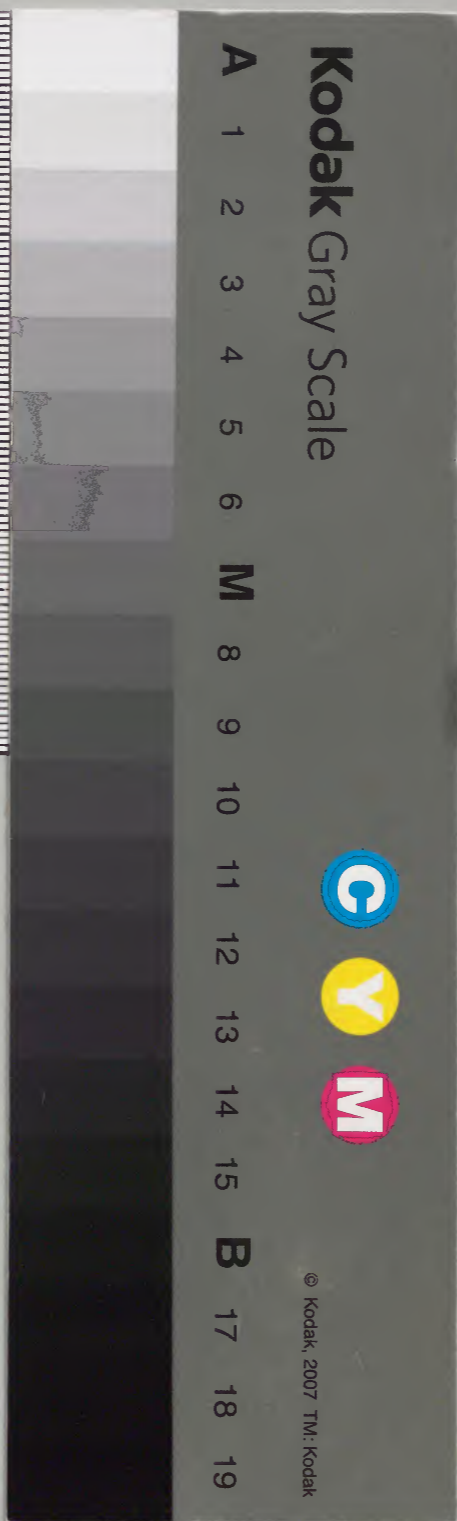
			五	漢
		四	四	書
		五	七	門
四	九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五	漢
七	四	
函	七	
架	四	書
	三	
	冊	號
	架	類

別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73
冊數	4 (1)
函號	317 92

317-92



楊太史文集序庫

今海內重太史以道也而非
以文章也乃茲集之傳太史
也則以文章而不以道何也
豈太史能以此道流洽三教
淹貫百家翕然為天下儒宗

而不能以其所自信者信之
後死吾道非耶孔子曰文不
在茲乎而漢之言曰文者貫
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而有
至焉者不也吾觀於天地之
道而知文之至已天地無文

而不能不吐曜于日星點綴
于河岳含輝於草木太史無
文而不能不叩於虛中之鳴
漚于蓄極之洩而激切於憲
章祖述之思豈亦有天意寓
焉余竊慨于道術之異久矣

自閩洛傳話以來岐分縷析
不可勝紀我

明興操三重之權幸斯文之未
喪其自立索墳謨逮龍宮法
藏悉著為令甲載在秩宗謂
其可以暗助皇綱弘宣道脉

無非為斯世求真儒作用涵
養二百年始有江明主盟嶺
海靜養端倪為道學首唱而
後姚江闢良知悟門應之倡
和一時海內知有聖學矣嗣
是以還豫章黃楚吳越間日

與廟切大煽宗風非不欲闢
程朱之藩入孔孟之室而不
免於騫籬葺甕掠教剽門
間或少補濂關之闕而名根
未斲輒多一種囂凌詬評之
習氣鋒刃所向有如五宗濫

觴之後拈一二清涼話頭以
消痰解醒甚而訶罵從事耳
太史邁跡羅浮溯江門正脉
而得其槩嘗屈節嚴事盱江
不啻游揚之於二程七十子
之於孔子既讀中秘書手

御製文集獨窺

太祖暗助皇綱之精意慨然有
憲章思焉曰吾舍

昭代其何遠矣故其為學也不
依傍人門戶持鉢向宿究乞
餘唾只灑然一味見性為宗

體認大人赤子之心每尋聖
蹟樂處而家法則願學孔子
而已而其為教也亦不更立
宗旨樹壇坫徒博箇中人一
笑今其文具在也有目者可
得而見有耳者可得而聞曾

有佞詭離畸好為不可方物
以駕軼於功令外否曾有詆
甲誣乙以氣加人襲捧喝套
語否又曾有追鞭逐影向魔
軍隊中度人賺人所謂鄉愿
其心處否試讀之如甘露清

泉一酌清人骨齒消人礪塊
沁入而不可知而要之則布
帛菽粟又生民日用不可須
臆離者大哉文至斯乎程伯
子曰吾學固有所受而天理
二字則自家體貼出來太史

之學豈無所受哉乃憲章一
念又從其忠愛至性體認時
出者故卓然於今日俗學中
軒軒翔鸞矯矯不羣若其非
譽喜謗顯晦升沉則斯文廢
興固自有時亦如造化消長

枯榮開落自有其時而吾道
固自若也頃百粵志成例得
屬諸人物操觚者大都束於
程朱之見少太史以左袒竺
乾相持久之嗟乎其亦不達
于為下不信之義矣乃余猶

及觀記太史所為文種、不
啻充棟而茲集僅如干首無
亦尚向中下人語第重市太
史以名心而未便輕酬太史
以道價耶不則文章性道其
何以二視之子貢得聞文章

之後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茲刻也
其以為文章乎性道乎太史
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長水後學劉廷元譔



續刻楊復所太史家藏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初補經筵恭飭 聖學疏

請養母疏 自陳疏

乞終養疏 勸講 聖學疏

送母回藉疏 請冠昏疏

請補本部正卿疏

卷二

序

壽大司徒應翁陳六十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翁九十序

壽誥封閒溪黃翁七十序

壽許母任太夫人序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 觀序 叁首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粵副憲序 叁首

邑宰朋麓番侯入 觀序 叁首

賀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陳公祖壽序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郡大理虛我廖公召補司徒署序

賀制府如翁陳公祖榮膺錫祉詩序

麟石鄧父母考滿序 貳首

贈大司空愛所楮翁得請還里序

性學衍義序 白沙先生全集序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方文坡七十壽序 壽對育陳翁 七十壹序

卷三

序

仁孝訓序

新鑄五經四書真文序

送其三峰歸豐城序

壽李封君七十一序

壽徐母八十一序 壽 蘇 湖 七十一序

賀司城揚子擢中城兵馬序

壽劉子萱堂序 壽 穗 溪 廬 翁 八十一序

知好錄序 歷朝捷錄大成序

陰符經解序 學孔編序

耿子庸言序 一貫編序

象山集要序 送韓雲守安慶序

潘氏世德冊序 福建鄉試錄序

聖諭發明序 明心法語序

西遊紀譚序 衛譜重修序

卷四

題跋書卷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白詩題辭

張陽和壽冊題辭 如愚劉子萱堂壽冊題辭

題偶然草

題岡伯時義

題澹然冊

書盧居虛手卷

題廬山求慕詩

題贈旬南許君

書止痛捷法

送江生歸

書扇送龐參吾

題雙溪遺訓卷

開元會簿題辭

題養蒙詩

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墓銘跋

題陳坪石冊

海日樓初槥引

書俞貞女傳

書胡文順卷

羅子祠堂記

見心堂記

重修北堤記

董公祠記

大崖祠堂記

敦仁精舍記

歸善學尊經閣記

貞孝自天述

卷五

墓誌銘祭文

勅贈承德郎雙崖鄒公墓誌銘

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黎文塘墓誌銘

善士萬松泉墓誌銘

處士金竹庄暨配孺人墓誌銘

雲岩閩公偕配李安人墓誌銘

國學生黃竣池墓誌銘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誥封閒溪黃公暨配陳恭人墓表

湛義士墓表
贈運使李公墓表

好修堂銘
祭葉宮保文

同會祭孟我疆文
同會奠張陽和文

同志奠黃封君文
祭同年曹冲宇文

祭黎文塘文
祭姑母文

祭郭妣母文
祭黃豫亭文

會祭葉太保
暨夫人
祭孟太夫
人文
祭譚母文

奠曾健齋
奠羅先師
丁祀羅師

同鄉奠海
光
祭弟文

卷六

書

李友龍書
孫公祖書
耿老書

郭得吾書
郭秀才書
典袁了凡

典建昌同志
典楊環溪
典王門生

典析鶴峯
典楊洛源
典聶明吾

典朱荏平 典傅廣居 典周柳師

典楊環溪 典黃潤家 典馬同年

典耿寶應 典周老師 盧台麓書

典黎文塘 典羅老師 典鄧心虞

典友人 典蕭師廷 典友人

復周柳師 典羅近師 典黎文塘

典友人 答劉鍾所

雷益州守張書江 典吳安節

東吳悟齊

典吳惺初 典耿寶應 答黃二瞻

谷曾君彦 典林閒雲 典蘇英德

典蘇春元 典李友龍 典唐曙台

典范向卿 典侯生 典徐魯源

典羅氏兄弟 典朱荏平 典袁了凡

谷耿老 典盧台麓 典葉龍潭

典陳文溪一首 典王性宇 典周柳師

典郭得吾 典趙儕老 典孫欽齋

典盧諒泰 典駱子易 彭晦翁啓

清大史家廟文集 卷七 六

典楊震涯 典張玉老 益世子仙源四塔

卷七

書

典邑諸友 典畢心坡 典商高要

典王國棟 典管東溟 典宋五雲

典龐丹徒 典周海門 典郭和州

典鄧心虞 典李朱山 典俞定所

典萬思默 典鄒南臯 典苑向鄉

典羅近師 復耿伺老 典費似鶴

復許敬菴 典葉龍塘 典馮具區

典曾直齋 典晉東溟 典朱荏平

典羅間野 谷郭得吾 典陳年兄

復李斗野 谷葉龍老 張 書

典艾熙亭 典蘇斗墟 典王荆師

典李桐原 典周明所 典劉亮載

典黃得陽 典王無史 典朱修吾

典黃陽弦 典吳安節 典龐

典王鶴松 典李鳳陽 典楚省督學

清大史家廟文集

曾植老書 典王泗洲 典周侍御

典王學正 典丁盱眙 典蔡見老

典沈東霍 典馬祀縣 典范廬州

典傅約祈 典袁海門 典白夢山

典高通判 典王潤州 典張江都

典陳志寰 典管東溟 典許閣老

告同門 趙閣老書一首 大九卿書

朱虞封書 典管東溟二首 典孫蘇州

典楊湛如 典方玄宇 典王如水

典耿侗老 典侯門生 典劉西愚

典張弘軒 典葉玉田 典劉少虛

典羅羅山

卷八

詩

四言五言七言

初信學 再證學 羊城示同志

題上官參軍冊 題夏氏象賢冊

寄曹魯川 簡書篇

擬古首 擬陶徵君飲酒首

丁祀師祠 筮侯引 仙人篇

白馬篇 名都篇 雲館作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轉官志感

山中植樹 送唐曙台 送顧涇陽

到任謁廟 送友之建昌 送李南鎮

題貞節李氏卷 答王赤岡 寄弟

答李都運 偕文塘過滕縣

謁孟廟 滕縣 贈蔣蘭居之留都

送陳啓堂 送黃雲崖 石潭居

答孟雲浦 潞河道中 贈了允

寄答鍾秀才 答侯長德 送沈觀瀛

送聶鳳泉 送張見冲 典李汝弼

乙未赴闕過羊城 別黃元質

試掾聞鳩 哭夏鍾舒 贈大司馬

寄家嚴及弟 送余雲衢

楊太宰致政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冊

鄧將軍行 發太湖題壁

景州老輿卒行 寄柴李文軒

贈汪生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 壽益府

五言律

謁閔子祠 芝佛寺 送楊臚山

過定遠 宿陶冲 郊遊和韻

柰樹 渡江宿孔壠題壁

過北峽関題 舒城道中遇雨

呈涂及春 別泗州學正 別蕭生

別泗州王守 別盱眙丁令

別天長徐令 石角舖 郝園海棠

壽年伯楊封君

七言律

友人酌罷口號 戊子主閩試道宿縣

懷長安同志 送張孟奇 送李宇度

寄林間雲 自警八首 壽陳母

贈方文坡 贈李勿齋 寄賀葉公

飛來寺首三 讀飛來誌首二 贈李克恭

曉訪憨山 辛卯試筆 人日寫懷

送壇經憨公 南華寺

奉命祭告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當下吟首二 寄謝范太守

別鳳陽諸君寄懷 中都鼓樓寄懷

壽其柴亭太夫人 天闕示諸生

題東莞伯祠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南步望虎門 登彈子崗

答何親丈 柳師中秋壽誕

比郭別友 曲江除夕 修郡志有作

過螺川 陪董擴菴沈雷門酌徐覺齊洗心亭

玉笥山人 豫章朱山李敬父

還武陵賦贈慎思兄求作墓碑

壽丁母張太夫人 武安廟會諸友

送文塘 送范凝宇 贈王伯台

和姚西野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寄懷共警諸友 贈揚州趙仁齋

壽張翁 至日寫懷 荅唐曙台

山中和許甸南 和李正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松丘 耦耕谷 環竹蓬

沙潭 漁岬 撰雲洞 柏塢

題天命之謂性示兒

七言絕句

送李夢卿 何龐湯斲會

荅何龐會后惠詩 會餞別劉承所

爐山未暮 風雨駐太湖

寄謝劉令 送堪輿周劍川

春日寫懷 首問友病 首二 燈下吟 首四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遵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奏疏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

奏

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

以隆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
 恩自司業陞臣洗馬兼修撰充 玉牒纂修官
 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
 講官臣伏自惟念 皇上論學作聖
 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 聖德之官如臣
 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報稱
 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王
 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
 苛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
 也夫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
 學術而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
 必麗于中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
 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
 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
 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

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于不倦邇年
以來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慮臣愚
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
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
一身繫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
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
朝群臣時親講幄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心
廣體胖臍而盜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

此臣惓惓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
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蓋
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
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于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簡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
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
待而陳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
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

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芻豢之
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
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
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伏望 皇上畱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養母疏

萬曆乙未秋七月

原任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今陞國子監

祭酒臣楊起元謹 奏為感激 恩命母老不
能就道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侍養事臣廣東
惠州府歸善縣人由萬曆五年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歷陞國子監司業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內
以患病不能供職具 奏伏蒙 聖恩准臣回
籍調理行至中途聞報臣父原任潮州府儒學
訓導封翰林院編修臣傳芳身故臣徒跣奔回
神氣俱絕幾無生理臣母封儒人郭氏朝夕顧

天萬方調護獲延殘喘以終父制僅於舊年冬
月服闋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
事奉 聖旨楊起元陞國子監祭酒臣聞 命
自 天措躬無地竊自惟念臣以一介寒儒叨
荷 聖恩拔擢作養歷厠清班涓埃無補今又
起之丘隴孤苦之餘處之師儒清望之地臣雖
至愚亦知自慶其遭逢而圖報於萬一也獨念
臣母年七十有餘矣臣有一弟先臣父而逝臣
母頻遭家難已不可堪後復為臣病過勞思慮

耗減神氣眩暈時作飲食損減性不服藥惟臣
在側始得慰安在臣也別無兄弟之可托在臣
母也不能一日而離臣且臣痛臣父之不祿得
傍母稍可以自寬臣母痛臣弟之不存得見臣
亦可以自作一母一子相依為命即出門一步
迴翔嗚咽已不堪恐安能萬里臣又思之移親
就祿 明例所許而自南至北程途萬里逾嶺
浮江經寒涉暑復非臣母所能任也臣今者戴
君恩則葵藿之向 太陽顧母養則春暉之依

寸草朝夕躄躄進退維谷伏查大明會典一
款官負父母年七十以上者許告侍養今臣於
母正合此例恭惟皇上孝治隆洽天下懷生
之類咸遂其親親之願如臣母子相依之情最
切安敢不哀籲於皇上之前哉矧臣今所職
實師儒之長教化之原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臣
誠絕裾而往是身先處於不孝而又欲以空言
教孝不可得也如此則不職矣又焉用之此臣
所大懼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之若唯臣侍

養使得遂晨昏之情以少裨孝治之大微臣幸
甚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自陳疏 丙申夏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因灾自
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答 天譴事邇者 乾
清等官火灾致 宮闈震驚 聖衷警惕臣聞
不勝駭惻已循職掌合同大小九卿諸臣具
奏恭慰間竊惟臣之事君猶百體之事心也心
以虛為體以靈為用虛則存者神靈則過者化

其內省有疚而惡於志者皆百體為之也是故
耳目引於物交四肢失於迷謬惟此以往莫不
皆然恭惟 皇上遇災思警引咎責躬是心之
反觀內照者尚不自怨矣矧為百體者當如之
何而臣職貳南禮豈非百體中之一哉臣伏自
循省素質多迂微軀多病屢叨 恩命未報涓
埃乃者番都固根本之地禮曹尤寅直之司以
臣菲才貳之維勉竭忠誠而終有愧於夙夜也
矧臣優任方新於 皇上中和之極 國家吉

慶之典未及奉行一二而惟觀所皇皇然恐懼
修省者如此臣慄之以為咎在負且乘如臣者
臣是以深惟心體之義大畏天人之際伏乞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別簡忠賢以佐南禮蓋百
體之中無一體之不得其職則虛者無失其為
虛靈者無失其為靈 天君泰然而 天庥滋
至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乞終養疏

上

丙申冬十二月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老病

劇方寸已亂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
終養事臣自去年聞 命起臣國子監祭酒已
具疏母老不能遠離乞 恩侍養未蒙 俞允
臣泣請臣母偕行母時卧病見臣迫切強勉扶
病而行中途聞 命擢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臣
母隨臣任所迄今十月有餘未嘗一月無病蓋
因臣母稟賦素弱生平多病又值臣弟臣父相
繼之逝臣時在任無人慰藉過於哀傷遂至枯
槁及至南中暑雨頻仍水土不服視在家時病

特加倍臣見臣母如此未嘗一日自安臣母強
為無病勉臣盡職勿以為念夫人臣精白一心
盡職以事上忠也移親就祿奉教以周旋孝也
臣平生所學惟此而已其敢忘乎延至十一月
大冬嚴雪之際而後臣母自度其不堪也臣為
市重裘以衣不溫也又為置爐炭以炙不煖也
原來臣母血氣久枯飲食鮮少血氣枯即無以
充其榮衛飲食少即無以養其臟腑生長嶺南
無雪之地乍見皚皚之色亦加凜凜之驚於是

苦病之狀不能掩臣於定省之間而臣盡職之心亦不能少安於病母之側矣臣每猶謂臣曰兒勉盡職吾老身自與諸孫歸也臣聞之不覺氣絕南中到臣本縣為里四千中更長江彭蠡之險梅嶺之阻雖壯夫尚且難之况臣母老病臣能忍乎臣壯歲策名蒙 恩作養以至於今正使損糜此身無以報 天地高厚之萬一矧今俊又在官百僚師師莫不矢志涓埃勉圖夙夜實千載之一時也臣雖至愚亦何嘗無犬馬

之心茅茹之願哉惟見臣母拾分困苦拾分危迫臣獨甘好爵而不為安全之計可謂孝乎雖使不識字之人皆知其非孝也臣恐如此而求盡職將有陷於不忠而不自知者臣是用惕然內懼而不敢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臣查得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鄧以讚以母老乞 恩終養隨蒙 皇上軫念 特賜俞允臣今母老相同而臣無兄弟伶仃孤苦又有甚者言至於此有淚如雨 天地鬼神實鑒臣心臣供事詞

林與以讚同，應以敢援此例以請伏乞憐
臣母待盡之年，憫臣萬不得已之志，准臣
回籍侍養。是即匹婦得其所之一端亦。皇上
孝治中之一事，臣歸鄉里，即申明孝義於鄉約
之中，以少裨康衢擊壤之化於萬一。敢日報母
之日，非報至之年。玆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恭勸講

聖學疏

丁酉秋七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奏為敬陳修
實之要以崇聖德以應天心事昔人有言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
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修其實
者，非遽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
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
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宮殿頻災，夷虜
交警，皆天心仁愛之實也。皇上處此安能
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大禮
當以時舉，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

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
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臣以
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
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
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
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祇肅承懽
聖母罔不齋慄卹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
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
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不以

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
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百姓譏
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
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
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
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
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
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

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
 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
 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
 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群起而
 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
 立述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

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
 親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
 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
 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
 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
 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
 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
 與 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則

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此
臣倦倦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
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
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
舜為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寶
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贗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
贗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万今
臣等臣等明主恐懼於上群臣修省於下莫

不思以實應 天而臣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
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
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
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
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
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
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
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

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迺晉卿貳則其分
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
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為
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
而少加之意幸甚

請送母回籍疏 戊戌春正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病思
歸日切子情不忍坐視懇乞 天恩容令扶送
回籍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臣母素多病

臣未達時常夜祝天願母逮祿養以慰慈誨及
叨一第以史職事 陛下二十年臣母不能從
臣而臣猶安心者以臣有弟存也及臣弟亡臣
摧心成疾請告而歸臣父又背臣而逝當此之
時臣不自顧惜自分必死臣母朝夕籲天以生
之臣生而臣母益病臣父服闋葬土未乾伏蒙
聖恩以祭酒起臣臣以病身守病母知不能遠
離具疏從 皇上乞終養而微孝不足動 天
未蒙 俞旨對母號泣不知所為臣母見臣如

此遂許與臣偕行臣既得事君又得養親當
何如其慶幸者及中途聞命俾貳南禮風土
相近母子相持自謂捐糜以圖報萬一亦甘之
矣孰意臣母鼓臣供職外示無病而病實甚於
在家之日竟一月不能食米二升竟一年不能
離床三旬臣待罪南中二年矣日漸一日惟事
藥餌禱祈以冀愈臣母而病以日甚臣母亦遂
不能慰勉臣而以首丘望臣臣一聞此言五內
如割方寸頽亂雖欲勉強盡職安可得也查得

南京吏部職掌內一款云凡南京各衙門官員
有父母迎養在任因老病要乞扶送回籍者奏
行定限放回仁哉聖制所以教臣下孝也近
例又許南京吏部勘實立限放回按季咨報者
蓋慮老病之人如風中燭早一日則遂一日之
情尤至仁也由此觀之臣得引例而行者也緣
臣去冬十月內蒙聖恩改臣南京吏部右侍
郎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部中原缺尚書
臣行自管部事則勘實者無為臣勘放回者無

為臣放臣固不敢引例而輒行又安可貪位而
恐母玆爰具迫切至情籲鳴於君父之前伏
乞 昊天明旦鑒臣萬不得已之情憐臣尚有
可為之孝放臣扶母回籍則天下之為臣子者
皆將感 皇上錫類之仁而思罔極之報矣奚
有於微臣玆

請 冠昏疏 戊戌春二月公本

南京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
楊起元謹 奏為嘉禮過時義難緘默懇乞

聖慈采聽輿情以成大慶事恭惟 皇長子冠
昏之禮在 廷諸臣若禮部若禮科若大小九
列或一 請而再或再 請而三皆謂不但當
其時抑且稍過其時矣臣等待罪 留都獨無
此心此責玆而默無一言者謂此舉發自 聖
志當弗籍于人言而贊自近臣亦無庸于多瀆
且 留都離 闕廷數千里邸報經旬始達驟
隙之駒既速屏營之慮每遲退思補過豈敢有
忘進思盡忠恒恐不及是以今日慶典莫大於

皇長子嘉禮臣等亦惟延頸舉跋遙望而逃聽也望之又望而歲復春矣聽之又聽而春復仲矣臣等思之曰此時此禮寧可復蹉跎耶及今而猶不一言即臣子之義安在記有之曰禮時為大詩亦有之曰嚙嚙鳴鴈旭日始旦夫以禮言之則不可違者時也以時言之則不可過者春也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聖人皆於是時理陰陽之和正室家之道故桃天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葛藟

之詩亦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二詩者皆周南正家之化也載觀桃天之二章言桃之實三章言桃之葉桃至蓁蓁其葉春且暮矣亦尚可以行于歸之禮則仲月可不必拘也稽 祖宗時冠昏之禮年十二至十五皆得舉行今 皇長子年十有七禮不云乎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臣等不勝大願願我 皇上深惟禮時之義畱意鳴鴈之詠聽葛藟之黃鳥覩桃夭之華實乘春時和發 德音下 明詔使

及時選擇而以辰之正以月之令首行冠禮示天下成人之道幸甚臣等虛叨祿位無可補報即今陳說已為後時不勝愧汗不勝惶恐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補本部正卿疏 戊戌春三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部卿久缺京察屆期懇乞 聖明軫念天工速 賜推補以重 祖宗根本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猶不可

曠矧其正長乎矧根本重地之首曹乎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去年十月內改臣本部右侍郎十一月內到任筦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臣前無正卿可視惟咨故實而行幸而部務類循襲故常無大舉動然臣每惴惴然惟不免於差謬咎愆是懼矧今兩京考察之期已近 畱都百司淑慝攸關維衡鑑至精者亦須彼此叅驗見聞互質積日累時乃能無失以稱我 皇上陟明黜幽之至意如臣綿力真以蚊負山臣知簡

在有時然遲以數月恐不及事古人有言家事
任長至於國事何獨不然列卿所以貴長者謂
其資望重則具瞻肅也謂其閱歷多則謀猷審
也又謂其事 上义則知德意也今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之職所繫最重南京工部南京都察
院正長任皆匪輕一時并缺印多兼署雖莫不
兢兢奉法惟謹然心分於兩用事難於專責見
今又有當以齎捧行者有當以考滿行者大抵
六月之後南中九列幾於無人方今東夷未靖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桑土貴在豫圖
而空虛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內以母病乞歸
已蒙 旨下吏部吏部謂臣署印未便 題覆
臣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
是以不敢不及時一言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
早為本部推補正官無致臣不任僨事至於南
京兵工兩部尚書南京都察院掌院之缺并
勅吏部速議推補庶天工無曠而我 皇上所

以兢業萬幾者斯無不至矣臣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二

邑舉人門生黃

璫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遵指

見倬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全較正

見暉

全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序

壽南大司徒應翁陳老先生六十序

應虹陳公督儲于南都三載矣九月之廿有四
日為公懸弧之辰地曹諸君知公豈弟和平油

然可親也謀於是日歌松高之詩賡之以南山之章以稱觴于公其有言者曰古者有所獻也必有以先之其在今也稱壽者恒先之以言安可少哉乃遂相率以請言于不佞不佞非能言者也惟公嘗總督吾粵其規恢厝注之大者不佞時守先人丘隴得聞其槩及是兩歲中叨從公後親炙德輝益有以知公之為人則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蓋嘗讀尚書君奭篇周公謂召公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釋之者曰天無

私壽於人也惟至平通格于天者然後壽之殷之諸臣有平格之德獲壽于天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由此觀之天之壽君子者所以壽國脉也然不言君子有他高節獨行之所難者而但以平言之何也昔者洪水泛濫民皆依丘陵以居及禹治之然後降丘而宅土此明高山之不如平地也人之性平是故目有同視耳有同聽心有同然其同視也即天之明其同聽也即天之聰其同然也即天君之太然者也人一天

而已矣匪平也何以同匪同也何以人匪人也
何以天故天之道亦平而已矣人而有不平者
賢智之過也賢智之過過乎天也天道下濟故
過乎天者不足以言格而格天之德恒歸於至
平之人周公之學傳自文王周易首乾格知天
命矣平之一言實其洩天之秘也予不佞以此
而諦觀於公不亦有得於平之道哉公督吾粵
時嘗擘畫諸經費不欲以清節掩前而窘後豐
約務適其中又嘗經略香山澳諸夷不弛以縱

不擾以驚數萬夷醜翕然盡為編戶此古人所
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者也公之督儲南都也南軍所天在於儲
粟有司多玩不以時輸公首請于上嚴舉劾
之格于是列郡奔趨之罔敢後公自是不動聲
色而事集南都之儲墉崇柳比及不能容至於
露積營司亟廩倉是修猶恐不及若此者皆公
至平之實用也推此以往又焉往而不得其平
則公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以壽公端在於此

公之所以保乂我國家與國家之所以度殷周之隆者亦在於此予不佞所謂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如此而已矣不識有當於諸君乎否也雖然愚尚有獻焉南中祖宗根本地枕江負海自昔稱為土綿力薄所恃以守者六軍之衆夫國無常強無常弱用法者強則國強用法者弱則國弱當高皇肇國于茲所以迎擊陳友諒於獅子山者非此衆乎承平二百餘年矣邇者不靖命將徂征而狂逞未已

皇上念頌根本申飭當事者謹防守焉斯必有講高皇之故蹟倡舊軍之銳氣者於斯時也所以給餉饋無匱乏之虞否耶吾知公籌之已熟也蓋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公今非南邦式耶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蓋信乎公為邦家之基也已諸君愈以為然遂書之以佐觴

壽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叙

背而鮎苟而黃齒而覲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

封於齊鬻子之為文王師衛武公之箴儆於國
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 明太和元氣軼隆成
周肆我大宗伯平泉翁巋然再瑞於今日猗歟
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
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
者所翁得之皆不為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
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者何限而大
行君既成進士徵罷于 皇上歸侍翁養者十
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 遜翁膝以為懼翁以美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觀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
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瑟之娛人之所以
仰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
也然則初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
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
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
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夸
父迹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

辨以旦暮為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
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
之所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
公鬻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
多退休歛藏未盡其用疑默用養生家惜精壽
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
未嘗不透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為之道決非
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
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

在也而世以迹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袒割之
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
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孰列也故夷惠師
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
虞氏之治天下不及陶唐氏有虞氏動天下以
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
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夫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
六合聞之而躁心夷即之而艷心澹光我皇
祚不既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輩
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
為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已丑分校
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子
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又至篤也起元
未學疎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
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藉以姓名廁諸君子之
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
書之

誥封中憲大夫閒溪黃翁七十壽序

常熟有隱君子以閒溪黃翁有子以甲科刑部
郎出守吾惠五載擢副憲矣余惠人也副憲公
守吾惠時能以精明運其仁愛為十邑圖永久
之利時有所矯拂於上之人而不卹百姓陰受
其賜而不知者多於所可知者余從士夫後深
為桑梓感公而公亦以意氣取余余自朝得省
于家者再公未嘗不下交盡驩也今年秋余奉
命典閩試復得便道歸省公已鎮嶺西乃遣使

來寧余遂命之曰老父幸生昇平之世屆明春
之二月二十日則七十之會也子僅不肖一人
迺以升斗之故羈跡嶺海數千里外不遑盡子
道于階前歆不悵懊不可得已昕夕私計惟得
我公一言以錫難老之寵以揚蓬華之光則不肖
庶得少慰萬一余誦已感嘆久之蓋不遑之念
有相觸者而公懿親侍御顧襟宇君與余同年
最厚數年前為余言封君閒溪翁之盛德余不
能具述猶憶識其一二焉大畧言翁長者其

志直慈仁蓋得之性云自幼讀書輒以大義不
樂為舉子業頗事治生迺賦役纍纍不休且又
以率直故屢被中傷中年家漸落然延師教子
則不言費嘗急友難而免其父櫬于火有寄之
金者默知其不義封識宛然還之遇後有大不
便者寧身歷其艱而事竣必白之當道以脫後
人累其尚義舉不事脂膏若此以副憲公貴膺
誥封大夫者再矣而衣不曳錦食不兼味朴約
自甘晏如也至於賑貧拯溺好義施仁較之布

衣時益勤以閣侍御所稱翁祖父世德及閒溪所自號旁及舅氏尚多瑰瑋之行余不能記矣然要皆為植慶積善人也今公惟教我曰自不肖之登仕也十五年於此矣時勉不肖以寬馭民以誠報國嗟夫子能仕而教之忠非盛德君子其能然哉余嘗觀古者養老之禮有憲有乞言故養老者非以優老也以其有厚德然後獲福而壽故藉是養也法其德行而又記其言語而宣播之民間此五帝三王之世所以歛時

五福而敷錫厥庶民也我朝習鄉養老其制即古所謂憲而不乞言者然相沿之久視為文具矣而士夫家每以文稱壽得以具載者碩朴茂之德古云禮失而求諸野今公失而求之家則猶有惇史之遺意焉然德不稱言而虛事表暴則亦無益於風俗人心矣若閒溪翁者真所謂德之懷厚而可憲者也余方憾不得執通家子之禮拜翁於堂以私乞一言以淑吾行也願煩副憲公蘄余言哉予幸能識翁一二之德今

承副憲之命而得揚詡之以為風倍人心之助也則雖不文亦當竊附於古人惇史之義矣

祝許母任太夫人壽序

周易首乾次坤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母固當次父然歸歲首坤又何以稱焉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而有以異於人而貴食母也是歸歲之道也然其所以首坤者何也頌有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母道隆也自古及今得母道以克昌厥胤紀之載籍何可枚舉至於孟子

亞聖也而世孟母尹焞大儒也而世尹母吾廣若白沙先生亦真儒也而世陳母則母道之隆亦繫其子矣若予友甸南許子之母任太夫人之有甸南許子也太夫人之母道安得不得隆哉為其位諫議貴顯歟則又有貴顯者矣為其交於當世賢豪致多頌美歟則又有多頌美者矣貴顯不足為母氏歡也良貴存焉頌美不足為母氏樂也仁者義在焉耳吾何以知許子之然哉許子以易魁多士時予適學易於先師羅子

以乾為究竟以復為入門許子聞之不待其詞之畢也而精神煥發予抱無用之學而求友於四方不為不廣而許子獨予信予以是知許子之所存有以異於人也鳳凰之生固由丹穴是子是母豈偶然哉今月之十九日為太夫人設悅辰先是許子以晨昏為念得告五載太夫人促之就道不敢不行涉跋而東訪予所以聚順事太夫人者而其門人張君先覺鄭君宗賜張君王佐又述其師夢有日存愛日之心時行匡

時之道語則君親一道神者告之矣又何疑哉雖然有甚難者官以諫為職未信而諫夫何可諫祈信後諫又安得信如此將遂隳職以保位乎辱親莫甚焉曰君至尊遠其心不二臣至卑也有尊者存焉吾不能遽信於君獨不可求信吾天君乎天君信雖不中不遠蚤夜以思其信於天君者言其不信於天君者上則吾夫子所謂勿欺而犯之道不外是矣嗟夫又有難者今人之學心粗而氣浮心粗則不及思其理氣浮

則遇事而易動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翼翼者鳥飛舉不停之狀也上帝不常者
也無翼翼之小心即咎且隨之又安得福許子
學已識心矣則信心而出小心而圖何難之有
信心而出職舉而親榮小心而圖患去而親安
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豈不相須而並
舉哉若夫上觴之儀甘脆之奉則有淑配與賢
嗣於太夫人之側又若封典之重冠帔之華則
太夫人之樂不存焉子其知之審矣昔者孟子

將應聘於梁齊而有憂色母曰吾守乎吾禮子
行乎子義尹焯羞應舉其師曰子有母在焯歸
而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
二母之道各有攸當向子家食五載曾無出意
而母安之則尹母也今可出矣而母促之則孟
母也乃若白沙先生終身以尹母事其母者也
安往而非時哉健乎此者之謂乾順乎此者之
謂坤子之湯於是乎至母之壽於是乎隆吾與
子友所以責善之道於是乎在是以因三子者

之請而序之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 覲序

殷周以前尚矣漢初郡守多用名將如李北平
魏雲中者屢立戰功然教化之事無聞焉至稱
循吏則渤海最著史言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種藝畜牧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由此
觀之教化賢於戰功也豈不遠哉或曰平世尚
文遭遇右武此言其迹耳其實不然夫文者上
經天下緯地而又奚有於武武亦文也故曰治

衆如治寡者分数明也明分数者如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物相雜曰文是故武得文而治武者
文中之一事又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漢初非右
武也文未著也其後非尚文也武兼於文也
高皇帝定天下郡縣守宰悉用文臣而于要害
地錯置武衛士此其勢若文武並用然者然天
下之治亂繫民生之休戚而休戚之大柄實守
宰焉握之守宰得則民生安而天下常治三軍
五兵無所用之迨有不虞然後武士用命夫字

內郡縣而至於用武守宰之大辱也書曰若昔
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故太上化之
如時以足食柔遠能邇蠻夷率服是也其次安
之如所謂治亂繩不可急者是也其下勝之如
任豪吏為瓜牙縱使督盜賊聲為道不拾遺是
也最下乃無可柰何持節虎符發兵興擊矣國
家文治隆洽士之登進者大抵究文之用今
上御宇二紀于茲方內救寧歲在辛卯閩燮軒
林公奉命來守吾惠之古龍川池也十邑之倍

剛柔異齊然尉佗嘗用其民以王號為勁越蓋
亦雄偉武健之國稽之往牒未嘗三十年而不
用兵公名進士學有家承天性穎敏明於治亂
清濁之原故其政委蛇變化因倍而理不為畫
一事務寬簡無繁興無亟役以妨農民以訟至
公即得其情然不急繩也每縱使自釋則往往
服罪輸情公輒喜喻之曰若等皆如是寧須法
以治乎其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如此利不損興
弊不驟革大抵苟可以無蠹乎治者公堅壁不

為少動也苟可以基乎亂者公戒備不為少啟也嘉隆之亂附郭幾無民迄今生聚不足多曠土則下縣負來耜而至者謂之客夥而土著者謂之主姓客夥日衆且強主姓益寡弱矣見凌軋仇之勢必互隙識者憂焉曰是亂本然事造郡廷公馭之各得其道則莫不曰安得借寇三十年吾惠平平無事矣迹公之治行蓋虞世十二牧之遺範而太上化之者也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也漢循吏治繩之理且下風矣何

論其下者乎使天下為郡者皆公又使後來繼今者皆公雖有暴桀難治者且柔而馴之矧若吾惠者哉信乎三軍五兵可以束而不用蓋藏武於文寓險於順故也甲午冬為明歲親行而參戎侯公帥衛視篆高君杰等先期寓書曰公為國家固邊圉亦念桑梓今林公在惠四載吏民享安靖之福某等雖為國鷹虎臣然無所措搏噬日夕歆効瓜牙於公而公遠我無由自進則嘿嘿而已然杰等之無所為實郡人之福

也公寧得嘿嘿已耶予既以里中人來豫聞公
所以治吾惠者今質以諸公之言益信乃瞿然
曰安敢哉蓋予嘗宰公鄉邑讀閣故記知公族
為東南名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彼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何足
言哉然公所治有家譜所不載者意深遠矣

郡公燮軒林公入 覲序

公守吾惠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者曰平原
莫莫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馮翩翩

遠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且鹿不遮
溪無魚不响於是史氏讀樂魁湖之上或以
告曰民間新作此歌何為者也史氏曰蓋言其
遠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屏跡
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
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惠其導民也不拂其
宜其齊民也不易其俗廉矣而未始劇也明矣
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教化而後刑
罰其於善也不以佐喜賞其於惡也不以蠲怒

林大史家痛全集 卷之二
罰哀鰥寡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
無冤情非有不浥已不輕用民力後之不違其
時慎於舉措重於興平不驚民以樹的不駭世
以取譽譬之烹鮮醎酸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
惟其緒而不以已與焉虛而委蛇與道合真夫
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闕者不惟以虛耶
室無虛空則婦姑諄諤野虛而獸走焉淵虛而
魚泳焉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為道大也
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

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達其
寒煖除其疾痛搔其痒病非不薰然慈也性之
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於是爭為慈惠飾為仁恩以赴之
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教偽而為偽之端
賞功者匪以勸飾而為飾之漸世遂有偽增戶
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
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為慈否即孩之食
有不時者矣唐虞之法其為中人設耶中人者

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士率性而行夫豈以聲名橫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虛惟虛故明明則得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游於己之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流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雁之所止而稻梁固其所偕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優之是飛走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歌也民之自言其達也而不知其所以達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達而已此所以為化昔昔

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歌史起今鄴滹內之譟興郭賀刺荆仁明之頌作廉范以便民流聲於五袴岑熙以德化播譽於生髦然率指其事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而上之其甘棠乎然曰召伯所跋召伯所憇雖不能指其事矣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聖天子鄉士夫為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烏為諸士

夫誦之舊亳州刺史平字劉先生為祭酒聞之而悅乃曰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世俗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歎俎豆唐桑楚楚自以為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為心也往歲公嘗一覲矣還也封翁俱來察公之政大當厥指則懽甚為之加餐又為之徜徉於羅浮高詠而東茲便道歸省有如封翁聞公大得民民歎也而豆之尸而祝之封翁滋不樂以為感物非

其情也今民之歌不事指不名著而弟言其達而已不有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為公而歌者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上以勛流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主上南顧忠也下以承懽封翁孝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此觸公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其語以授之

太守燮軒林公入 覲序

公蓋以司農卽出守吾惠公八閩冠冕族家傳
毛詩政事皆有法程公允頴敏精通之居卽署
藉藉有才譽屬 天心仁愛 皇上歲示水旱
加以藩封大典壽宮大役議蠲賑用度一切倚
辦大司農公劑量其出入盈縮緩急要以推廣
聖恩無傷儉德條畫以贊大司農大司農如公
畫咸當 上意眷注大司農甚時吳中積霖為
災十室九罄國家漕東南粟吳居其大半京師

斗食以上仰給焉故事歲遣卽一人督其兌至
是難其人大司農言之 上則以公徃公至流
移滿目嘆曰吾少誦鴻鴈無羊安知此乎念歆
圖流民以上則請疏已旁午第痛自節約延訪
勤恤司牧俾優其政別殿最為籍歸奏遂賦度
闕入吳之篇歸 一年所惠州無守推擇公前守
區吳孫公仁人也惠人難其繼憂之及命下得
公而後喜可知也曰是惡說蘇生負郭田者蓋
公在吳時封翁來書勉以砥礪名檢公報以詩

云惠僻在嶺之東本古循惠二州之地幅員廣
而生齒稀地無物產民無蓋藏四方爭言越珠
璣翡翠珊瑚玳瑁之貨無一有亦且不至十邑
輻輳以事一郡體貌巍然尊重矣少府所奉乃
僅僅無贏餘天子以公來真明萬里至神哉
東新橋巨舶十餘惠人以為市往者官買物多
抑其賈舶潛去十僅存二三公下車首令從吏
毋得抑賈及需一切難得物如燕窩類歲餘舶
人信之稍稍復來君子曰此與孟嘗去珠復還

何異哉第有蛭耳公仁恕耻為赫赫名正其身
以為十邑表帥而耻見之言也未嘗為條教驅
督亦不為詩鼓舞以為此皆虛名無實徒仗人
投迹滋偽十邑長吏聞以事入郡城拜謁郡庭
伺言色竟無所測其端及聞公每事節約內外
肅然皆以為法式自檢十邑之政各自以其意
舉措要歸於治而已十邑民來決平公雖聽斷
以律而意重風化取其退讓自責近於孝弟禮
義者亟稱賞獎進之使人告其邑令善視之然

亦不欲以為名也惠民皆感不肯盡地力公每稱種植之法為百姓言之然不欲巡行阡陌以勞三老力田第示之意又于東郊迎春之所建亭扁曰勸農以其為百姓歲首聚觀屬目之地教約而及廣也博士弟子則躬為之勸課修舍宇飭厨饌給筆札品第其優劣周恤勞費弟子有為民誣訟者公怒曰吾以公等聖儒將躬孝弟禮讓為里人倡精術業效用當世何不自愛而至小民汝侮乎令朴訟者弟子跪自責若無

所容各罷去曲直無所問上下服公謂之得體公實厚諸弟子然無迹民莫之測故誣訟尚恒有之然公之意始終不易矣居郡四歲比歲皆大穰問一歲小旱公為出次卑服減饘步行露禱者數日大雨復穰郡治南有山其秀如華架歲大化有光如流星郡人謂之驪珠其來已久今歲五月夜忽見于學宮之魁壁光彩異常藉公好竒怪左右頌美侈於神爵矣公乃周聞也嘗改漢循吏傳穎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人主下詔
褒美賜爵公在郡博邑民有弟讓田於其兄者
柏舟之節乃出於公卿之門斯亦足以語化矣
然公未嘗自以為得公之政務實不務名器大
當為國家肩鉅負重匪獨任一郡而已壬辰之
覲也治行已著而在郡之日淺今茲再覲則政
成而績底主上神聖軼漢宣于吏治每不必
親見問觀所繇而耳目明達乃旁燭無外萬有
一焉垂意南越邊郡召公問治狀公必對臣所

治郡冬常燠日行南陸也主德如日恒出而照
物物乃不寒引此類具言之可徒用王生教戒
第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已耶公五馬
北首且有日九邑令長以書抵歸善留侯曰太
守吾屬師帥也吾屬奉令承教乃幸無罪今覲
而吾屬或行或居且公積閱深恐以次補公卿
缺不復歸郡不有言無以申吾情各自為言則
人人殊無章足下盍祈諸史氏留侯以告史氏
曰諾因據其所知者序之雖未悉然寸齒可以

楊文家藏全集卷之二
知一鼎之調矣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副粵憲備兵海南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七載宵旰之勤未嘗暫已若
北虜若西賊若東夷次第平定維粵東西逖處
南土瀾安孟莫及是而亦有變動之虞則莫非
天心仁愛之所寄也於是征黎之後興而我梁
湖程公特承簡在以惠守擢任副憲董其師
公之為惠州也持大體不細苛張弛惟時不動
聲色而民安事集古稱可屬大事者其人歟惠

州去京師七千里而遠自非耳目聖天子者
至公無私而聖天子亦以聰明寄之耳目之
臣而不自用烏能任公之當如此公之始至吾
惠也歲在乙未而晉安鄧父母亦以是時來令
我歸善其秋大旱奸民思亂率不得逞其明年
大饑廣左右道殣不可勝數獨吾惠溝壑虛蓋
其禁暴戢亂預備有方也是時按治劉公藩蔡
公咸以救民為急虛心延訪而諸所條畫則公
始之鄧父母終之或鄧父母始之而公又終之

若律宣而呂助若首擊而尾應用是登十邑之
民於春臺壽域中豈非天哉公令十邑各興社
倉遂以社學寓之師子弟之學於其中即厥庠
之守也郡學之堂且圯師生以為言公即庀而
新之又崇飾其尊經之閣訓誨諸弟子諸弟子
有被訟者必直之未嘗孜孜武備然倭一擾海
豐界輒撲之壤接接東莞盜賊時有然悉入于
法無得脫者惠州之民三數年間日享太平之
福而莫知其所為也竊譬之慈母之育嬰兒也

乳哺以時寒暄有節水火不逼蟻虫不螫其兒
長日益而朝夕見者殊不知也有從遠行一載
或二三載而歸始訝兒之非昔耳則不肖之謂
也不肖趨闕時嘗及公之下車睹時事之如彼
未嘗不隱憂也既三載以先慈棄養而返睹治
效之如此又未嘗不輟憂也公則民之慈母矣
有訝兒長以為公告者公未必不為之喜而豈
自功之哉鄧父母謂公將乘六月之息而圖南
且有日數載受成于公以幸無罪繾綣不能為

情子盍為我言之不肖唯唯公蓋昔人所謂長者坦中而踈外闊步而泛應金和而玉節鳳舉而麟游世上一切利祿名譽之得失前却有漠然不着其胸次者而亦不以是為得也以故治郡之功日計之若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父母於公非有雅素之游也乃心行有絕相類者履任之期不先不後三載協心同底于理此亦千載奇事也今茲繾綣宜矣願予樸遯不足以揄揚公之萬一適所謂訝兒長以為慈母告者念此

頗有日此其所以告也若乃審黎人之利害劑軍旅之舉止貽瓊海之永賴以舒主上南顧之憂吾知公處之裕如也嗣而告者其在瓊士也夫

賀郡主梁湖程公榮擢本省憲使序

宋大儒周子曰天下之象本在一人言在上者下民所視傲也豈獨天下然哉有一郡者為一郡本有一邑者為一邑本其士與民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或倣之以服官或引之以訓子

曰子曰某公祖為人如此某父母為人如此近者五六十年遠者百有餘年猶未已也蓋予自兒時諸前公祖父母之未及見者得先大人所稱道若目覩也迨泮遊所親接於公祖父母之行事則入仕以來時時比擬想像之予自慙而訪諸同寮其庭訓其取則亦大予類予然後知居人上者之繫於教道不細也魯論記子游以絃歌教武城見訛於孔子而子游以學道愛人易侯對孔子是之少誦亦尋常耳更事後始知

聖賢扶翼世教其作用全在于此而孟子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是故雖有分食解衣之惠發奸摘伏之神興利除害之功禦侮匡時之畧其出之也不過吾之一身其受之也不過吾之所蒞而已矣與成就人才轉轉不竭者較豈可同年而語若今梁湖程公祖之守吾惠其人異于流俗而直追于古人者也儉營造而致美乎黷序戢橫暴而加意于青衿糧道出石周公來視道務好與諸士談學公即欣然以身率

之為之開堂于西湖之上會必與登眺必從微
為南國人文總萃之區公傑然為之望以春秋
受知太倉蘊藉淵博穎悟絕人守於藩臬不卑
苟微有齟齬輒相引却而公獨曠兮若谷渾兮
若濁濁怡怡兮其若狹也予在南中則聞公之
若是已而返鄉里居倚廬公又用諸生之請命
之曰大孝不匱謂其能錫類也今迎執事於湖
山之間為諸生解惑予辭不可得則衰經造公
天泉公分席終講乃罷以予所考古今賢守若

文翁之化蜀以蜀物遺諸博士而選子弟之俊
秀者造京師稟學焉又若韓昌黎之化潮陽也
群潮士以教而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以公之事
考之闢堂之舉博士之遺也湖山之迎趙德之
命也所不同者周公固視漢博士勝之而予比
趙德猶為不及耳而公之為文與韓也無愧且
有過焉者矣何者文未親博士之講席而趙固
師韓者也豈若公循循然稱屬吏於周而予亦
傲然分席于公者哉然則教諸生者不在於所

講之人而在公之身其謙冲之度慤勤之意匪
怒伊教之範深入於肌膚決淪骨髓沒世而不
能忘者乃在此矣將來必有思公之度用公之
道以長治雅化他郡國而彼郡國之人士又將
用此道以推之無窮若子游所稱學道愛人者
誠不出此蓋昔董子明春秋而深慨夫倍吏之所
務惟在刀筆筐篋之間無以使天下回心而嚮
道嗟夫如公之所為使董子而在不知其如何
讚嘆也公為人無城府然嚴重馭下吏無所假

借每以山水自怡悅而郡事細大畢舉事
前一以順應而其籌畫必中机宜未始形於言
不求其心之白也三載以其郡治及徵治狀無
可名周稱大人漢稱長者公以之彼以一善沾
沾自喜暴其羶為蟻所慕胡足以及此鄉先生
及諸子弟徵予言以張之祖道予先已為邑侯
鄧父母執筆頗述公之功茲特論其大者諸不
贅

賀郡侯梁湖程公榮擢海南兵憲序

惠僻處嶺海士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故其風
朴茂然大人之儀容長者之言論罕聽觀也予
壯歲始發憤聞金陵為四方講學萃止之地辭
親而往處之三載乃幸有所發明蓋未始出於
家庭之訓而玩之加味體之益切平日所讀孔
孟之經書求其說而不得者至是遂迎刃而解
也常恨其得之晚而亟欲與吾鄉曲子弟共之
間有聞吾言而喜者矣然牽於舊習率不能以
無疑而予終不敢輟予實藉朋友之力以切磋

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我也今年春梁湖程公
祖進兩學師生而語之曰子鄉有陳良得周公
仲尼之道於中國是子之師也子往矣吾將為
若茅具贄幣予以衰經辭乃即湖山之間而會
焉於是多士雲集執經而問者無虛日予深愧
有負於公而無益于諸士雖有遠遶不敢曠雖
經盛暑不敢休彼我之相取正殷而我公之
寵命聿至於是兩庠師率諸生請所以為公別
者予曰此吾輩真公祖也恩且罔極豈虛文長

說所能報其惟是則是倣乎予嘗誦泮水之詩
矣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夫服淮夷何與於泮宮之作哉蓋惟魯侯務學
以明其德至於允文允武也文之與武皆德所
必具者而不學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信允之
為言信也自有之自信之而已矣茲者瓊海之
南黎夷作難公受命徂征或曰我公方勸學右
文而何昇以武事感公之心為孰知公之自信
者有素而人亦以此信公者非一日推轂惟公

簡在唯公夫豈偶然公即日有以報 聖天子
之知無疑也若苟知公所以報主則知所以報
公母亦力于學而克明其德是務吐之而有章
則為文施之於有事則為武夫公之造而多士
也豈以私德歆才不匱以需上之用耳故其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廣公德心惟二三子抑
予不肖亦藉手以無負公盛心異日者公入而
佐 聖天子以二三子連茹而進稽首頓首曰
此臣治惠州時所造士也退而引滿自勞二三

子復酌大觥以壽而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若是者豈非千載一時哉多師多士僉曰唯然
之矣

邑宰朋麓留侯入 觀序

不佞從士夫後既有言為番侯祖大意言侯質
誠可以事天而奚不可以事君至所以治吾邑
者未及枚舉也邑丞簿尉賓霖卿等斬予言予
辭焉言華也昔人談吏治以惴惴無華為上番
侯實近之侯無華而公等願以華事之乎即不

佞言不文然多言奚為諸君咸進曰不然昔韓
子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而猶假之善鳴者以鳴之否則四時之氣有鬱
而不宣者矣侯惟無華也故吾儕欲鳴之而咸
計以為善鳴者必太史公也故相率而請假焉
予於是乎不得辭而謂諸君曰公等第言之不
佞濡翰以從簿霖曰簿事侯幾暮見侯清約自
持食一肉脫粟天性孝友然所奉事太史夫人
惟節適無餘物介弟之喪殯事周身而已朝夕

所需自一疏而上悉出俸錢易之不以取諸民
其他用度惟輕費是問不里甲煩也民有訟者
兩造具而後聽不令人追呼之間自相和解者
即置不問金矢所入僅如額而止奚贏餘之有
簿以此服吾侯之廉尉卿曰尉事侯再暮矣侯
於一邑事無鉅細周知之未嘗借耳目於左右
也尉壹異之屬職或出之民間還無敢不以實
告懼欺而見察也四境之內多容民與土著之
民不和故邑人時譸張其間侯若有所不聞不

見持其窳繫頃之而自定尉以此服吾侯之能
丞賓曰丞始入官事侯不能決旬丞無以知侯
之詳然徒於容貌詞氣之間窺之蓋豈弟君子
抱淳德不事表暴者也三君之詞既畢予乃進
而告之曰善乎諸君之稱厥長也簿君得其體
尉君得其用丞君得其大矣當官之法定志莫
如廉應變莫如能廉矣而自表其廉者非性廉
也能矣而自暴其能者非全能也故又以不事
表暴者為大也廉能具乃稱良吏矣表暴泯乃

稱良士矣吏而不士焉倍也長於為吏而不倍
 免予不知之矣侯其免夫久矣予之荒迷也侯
 之善若是而予不從三君無所聞也抑其不事
 表暴所致耶是宜諸君之歎為之鳴也然豈侯
 之志哉侯之志欲使其所治之民悉得其所而
 已侯今行矣尉君偕惟二君在治勉嗣侯之廣
 能以佐視篆大夫使吾邑民受其賜如侯在治
 時也是乃所以善事侯也而奚有於不佞之空
 言哉

贈朋麓留邑侯入覲序

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誦詩三百無以為也
 豈獨詩然哉六經同之矣孔門尚已至漢世所
 稱循吏及名公卿必本其所治某經事某師乃
 言其政事卓卓者蓋孔子意也不佞家傳尚書
 少推魯未明厥旨年三十求學於四方師事盱
 江羅公始有得焉歸而稟正先君曰幾之矣次
 年受知莆田陳公成進士主上命讀書中秘
 不親民事然每校士輒與焉首丙戌得士十有

八人而今邑侯最優未幾出宰寧都大得其民
諸公過寧都者譽侯至不容口乃得調長洲是
為吳劇邑前後令以星出以星入尚不能治而
侯屬有病歆卧治得乎乃調歸善按令甲郡國
吏病當免而碩調者知侯因才也不佞既守史
局無能効尺寸幸所舉士多受民社寄者得藉
手矣乃侯又在吾父母邑邑自嘉隆間赭衣滿
山戶口耗減賴維揚顧公平定迄今二十年生
齒尚未繁嘗讀吳越春秋言句踐歆生聚其民

其於民男女婚嫁及保嬰食孩各有法二十年
遂以沼吳吾邑惟不得句踐故若此遂使下縣
外郡無藉之徒窺入邑恭布星列無之而非容
駁客勝主遂無忌憚邑幅員最廣鄉聚遠城郭
者二日始達所持以維持者獨鄉約而客駁不
為約彼自連結成黨有所小不如意輒互援廷
白無嚴焉侯之治邑適當斯時蓋隱憂之又常
抱微病比罹手足之廢益病侯在邑三載日日
歆解印綬而上官不聽然侯自有學術其治未

嘗必治要以無亂而已如龍泉太阿匣而藏之不輕用其光鉉而魑魅魍魎莫之敢干侯多病而治效已然矣非達於政其孰能與於此漢黃霸治郡最著本於受夏侯勝尚書尚書與他經異其道專政事侯不可謂非尚書之效也先是博士弟子多執經事侯侯以政事之暇為諸弟子品藻經义人人自以為得師有竊相語者曰藉令以侯經術勸講入主之前何論桓榮哉乃屈首簿書棲寫鳳於和棘也其心服如此侯以

勤行也博士秦君謨祝君一桂符君一鶚暨諸弟子劉惟選陳昌言等百餘人徵言于不佞以為祖道供張不佞因藉博士弟子為侯言學者之治經也如視日然其始也如視初出之日融融爾其久也如視方旰之日熙熙爾其終也如日之中于天乃無所不照夫書之為義也精且微矣二典三謨甚至也三代之治於是乎取衷焉而未之至也如有能為二典三謨者唐虞之盛可立而躋不佞猶求之而未得其說向之學

於盱江者若存若亡吾夙夜惴惴焉今築室魁湖之上將忘室家讎囂紛專精神壹思慮以攻之庶幾乎將食其實也侯且行矣數月而還邑尚能訪我於魁湖以驗不佞之所至不佞雖病然已成言敢不夙夜強學以待

邑宰朋麓晉侯入 覲序

歲乙未天下藩臬郡縣復當入覲敷奏以言聽功能車服之命于 天子恭惟 皇上御宇二十有三載舉典者八而吾邑晉侯更三始者以

寧都調長洲覲不行繼以又調歸善亦不行覲而行自今歲始人臣之事君猶事父也覲而得叩丹墀望清光中心良自慶幸豈必爵賞錫予然後愉快盖天性固然耳矧侯更三覲而僅得一其慶幸尤當倍恒情者然士民進觀于侯若有蹙然不自安之色間以語所知曰我治歸善不若寧都逸寧都之民健壯而曉事歸善則汶汶也有一善寧都之誦載道而歸善用聞也有一不善寧都之謗亦載道而歸善弗知也吾逸

於彼而惠澤更下逮名更彰勞於此而惠澤及
不下逮譽反損吾入而見主上追惟向之所
以見旌者既愧不勝焉又計乎今之所報稱者
不昔如也蓋愧與惴合吾無以自解也或以告
予予曰然人臣見君其情固宜如此君天也君
操賞罰二柄即天之禍福也其誰敢曰我有德
克享天心天必我福無亦皆戰戰兢兢怵于難
謀是謂敬天畏天人只受百里之寄于君有匹
夫匹婦不獲其所皆予辜也歸善為邑號四十

里山川糾結盤礴以福幘計之殆數百里聞見
所未及化誨所未周者何限能一一得其所乎
吾安能滿于懷而茲者述職于君又安得偃然
而已乎宜侯之蹙然不自安也是謂敬君如敬
天畏君如畏天有是敬畏之心存於中即侯之
舉職也亦無有怠而不修弛而不振者矣侯予
所舉士知其為人質誠如陶匏蠶粟大羹玄酒
朱絃越席雖不中世程而可以事天世所尚一
切媿姍纖趨突梯脂膏之態絕無有焉政事稱

是左右無風生之吏下里無犬吠之擾無察察之明而大小之獄必以情無沾沾之惠而行罷之宜必以類夫赫赫聲世所尚也以侯之才宜無不能為而寧若是此其中必有不屑與時倍競榮名者人不得知而天必知之侯能事天矣而有不足以事君乎而猶蹙然不安於其行也吾故謂侯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也且人之咎生於自是而善成於不自足自以為不能其民必能其民矣自以為愧其君必不愧其君矣

巧於取名者多自謂能且無愧而乃無其實侯務實而丁茲覈實時侯奚病焉瀕行鄉士夫為祖道郭門外歆予一言以舉觴于侯予與侯既有一日之雅義不當諛且不佞亦非能為諛者也但引人臣事君之義與吾人所以自治者告之

賀大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老公祖陳老

先生大人壽誕序

壽之道大矣詩若書稱之而不期於誕秦漢而

下每當聚會輒舉觴相屬主稱千金壽賓奉萬
年酬亦不必認也認而壽自唐有之匪獨臣子
藉是以致忠孝於君親卑幼藉是以致敬愛於
長上亦君親長上所願以敷錫於臣子卑幼者
也是故在下者舉之而不為諂在上者受之而
不為驕禮有起於叔世而可以不廢者莫踰于
此 御史大夫維揚陳公撫西粵之二載受
命總督兩廣于時為東粵大將軍若童君元鎮
則西粵人也遣使來告史氏曰公蓋以六月之

某吉誕小子鎮將趨鎗公庭稱觴為壽惟公
先太翁轄我西粵時嘗優給小子鎮受恩一公
撫吾粵自小子鎮之家以暨姻友無不蒙安襲
慶者受恩二公今總督兩粵小子鎮實執弓櫜
鞭弭受節制于門下受恩三矣夫鎮也何敢以
私恩為大君子報抑鎮也國之爪牙也惟公實
為腹心譬之飲食實諸腹而後外體充焉譬之
好惡動諸心而後百體從焉是以為人者莫不
以其腹心之康寧壽考為願茲小子鎮也幸侑

瓜牙矣寧能無所稱願于腹心者矧又激于再
世知己之恩故不容已然公之節類公儀休於
物無所愛惟羅浮之桂酒芬馨清冽而先生亦
羅浮人出言有章二者庶足以當公惟先生母
斬于言小子鎮將登言于錦實酒于觴致三祝
焉庶公之不我拒乎史氏固史也而野不能諛
人先是公以滿最膺 寵錫藩臬諸大夫斬言
史氏第依古詩之誼以報不謂果聞于公而以
書來言夙聞梁化竟內有羅浮山其山從海浮

來合乃霄壤間微徇物有合士亦有合即公此
言予雖不自知足以仰合於公者謂何然决知
公好古故不我睽也夫羅浮之來古矣吾鄉白
沙先生嘗歆卜居稱澗邊黃髮不減巢由云其
山無金碧瑰麗之觀故其人無諧媚華潤之習
中州薦紳率私語羅浮虛得名耳莫之艷也予
家山之麓盖囿焉而不覺今公首稱茲山以及
於予非好古之槩歟然公之車轍且未及至羅
浮而予病懶相成亦未能造謁于公未知公異

時不謂羅浮虛得名異於中州薦紳者何如也而遂徇童將軍之請再以其不文之辭先桂酒之觴以溷公其可乎哉雖然此億說也古之君子蓋不必色相覲也言相聞也而風傳神接矣又奚疑予與公焉童將軍稱爪牙腹心其義甚大赫赫南海以大將軍之力為督府壽豈伊不能致合浦之珠璣豈伊不能來西洋之杼軸豈伊不能採越裳之翡翠豈伊不能聚島夷之筐篚而桂於羅浮者酒焉心於羅浮者言焉童詩

軍又非知公之有契於羅浮而故投之也無乃其明於大義故其喜好自與衆殊而與君子默合歟是足以稱壽于公矣書不云乎天壽平格言殷臣世薦忠貞昭格于天壽身且壽國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周家得賢立太平之基人樂之而願其壽也二者公皆有焉童將軍所謂稱願于腹心者宜取此若乃先太翁嘗兒子撫將軍公今巍然節制之無亦曰先公培養為今日之用頃者東夷不靖海波告揚雖

款叵徼福于先公實寵綏之以效瓜牙國家若是者又非公之情乎予所謂壽也者卑幼藉是以致愛敬於長上亦長上所願以敷錫於卑幼者此之謂也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猶有號為良民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文成公平涑頭諸巢為其阻險而酋長李鑑輩黠又首效順故且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間饒竹木魚稻李酋既擅其租賦則官府之行李往來時供其匱乏至於賈客挾貲出於其途時或陰令人間道剽取即有問者陽應以他盜而前是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下一以虛文相蒙莫敢控訴縣官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故李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酋竊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為無動而實吾惠潮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絹者殺而奪之一人逸訴軍門下縣捕殺絹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

其左右二人守道吳公初下車聞其事曰此不可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狀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其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死李酋與其衆反縣悉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賊逸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移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下拔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乘之急擊殺二百餘人餘黨悉降其諸巢肺附岑崗者

楊大東家藏書

八四三

咸自詣

其險處之各膏腴之壤令民得占為

業蓋山谷之淪為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月照臨矣茲舉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即戎之勇不費斗糧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寇匪公高明凝定文武為憲惡能動中機宜若此哉始賊棄巢出而公之初欲移鎮也外議懼功未必成且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谷縣始捕賊何急之反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復欲以往年激變之說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

易大東家藏書

四四

縮綬而來必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
意公必不然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
者非獨方略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
往事惠之山寇初起甚微蓋不過百數人而惠
之各鄉堡丁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
初微之寇如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
肉食者畏寇猖獗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
詞詭撫之惟恐其不肯為岑崗也招撫矣則吾
民束手以待其

殺吾良民朴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
官所自朴殺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
前惠自一城之外悉為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
同矣如殺一緇客則客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
賊反而縣官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
收賊成功者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
年之前其上下相通之情若此奚至盜賊橫行
者二十年又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
李二酋潰冒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

求挾我以難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成也曹以為易敗也曹以為難非知計者也愚以為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官得伸其氣以予所聞字縣之內以招撫為名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多有焉其縣官不低首下氣惴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公指日建旄持節經營四方入為大司馬統六師一以此道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流而無壅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

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保泰之極思而謀國之完計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虛我廖公以郡大理召補司徒署序

聖天子盛德日新君師之道日隆有意於丕變士習然推行有漸不弛不棘蓋嘉隆之末其習偷故始焉振之以明作已而習刻故繼焉和之以廣大已而習蕩而莫知所適以至于茲故宜歛之以浮實是以 皇上兢兢日警于有位臯陶之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此之謂矣

夫人主之心一動即兩間訢合萬靈効職孰謂不生浮實之士以應其求而為之士者孰是不茂淳實之德以從其欲者哉若我司理廖公蓋其人也萬曆壬辰 聖天子策士於廷取西蜀之士二十人而公預其選公固以治春秋高等受知 聖天子已而得惠之司理一以春秋之法聽斷民訟引大體不苛細雖與律比而恒以倫理教化為重素性狷介在郡六年冰蘖自持不少改世者謂廉者不免於剝予驗之良然獨

公未嘗刻何也則以公未嘗為廉也士方窮居草茅坐誦書史恒患不得一當人主之用藉使得當雖貧亦甘之誰無是心及徼倖際會輒更其素志若夫有道而不變塞則士之常也而孔子稱其強愚謂士固當強耳豈當弱耶彼為廉而卒於刻者類皆弱植之夫聖門之慙人也夫公亦不愆其素而已矣夫不愆其素何為而不得孔子思有恒而重惜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者又云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無恒

者不能為其小則有恒者能為其大可知矣
聖天子所宵旰思淳實之士有以也若公者豈
非天薦以應 聖天子之求而公亦茂修以從
皇上之歆者耶雲龍風虎誠不偶然吾想一時
並奮者多公其人而不患於同寅協恭之寡助
也已公行且有日於是邑令某等當供張從公
出祖北郭謂公雅好史氏史氏與諸生談經天
泉公常臨聽之隨捐俸若干以給諸弟子茲行
也安可無史氏一言史氏既重公之為人不敢
以不文辭也是為序

賀大中丞兩廣制府如翁陳老先生榮膺

錫祉詩序

公受 命督我兩粵也寔自西撫蓋西人蒙澤
一載矣公始以奉常授節鉞奉常秩得與大中
丞通績於是以前報政 天子嘉之贈公先世
至祖廕一子國子生自 新命督粵至是僅踰
月而 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
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堠禁妄戮

為疆吏戒一墨不事事為有司戒二爭以胥戕
蔑法吾且兵之為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
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濊澤
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
者比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天子寵公
恩數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
督府蓋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廕子者
而贈典蔑與焉贈且廕惟滿有之然督府率不
越二載輒內召絕無滿三載者即有之亦須三

載絕無得之于受命之初者也贈廕無得于受
命之初惟公為然於是藩臬諸大夫以及閩帥
聽采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
固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
當宣其情也故玉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
公始承新命遽膺異數蓋遭遇之隆曩絕千
古謂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增雅
頌並流庶懽溢人人聲稱世世豈不懿歟蓋謀
諸舊史氏僉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

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主寵靈然後能效功
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象日臣道象月月
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
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粵去京師
萬里而以滿最承寵渥光之盛也群下之懽忻
快覩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為公頌何者
公世臣也於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華
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
尊大人常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粵後又為其

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
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以皆懋爰之遺也而公之游被恩數也則
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
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茲公所承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
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滿最承寵
渥是也乃公之政多杼摩煦育之仁無草薶禽

彌之慘歎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
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
長使世臣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
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
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
夫鳴 國家綦隆之運侈世德作求之休達諸
君子之所歆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仰繼雅
音俯待采拾不佞誠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

勉哉以拜手而獻詩

鄧麟石父母考滿序

麟石鄧侯以青浦令治行高等徵入拜省署為
忌者所中調令吾邑三載不得迂於是以前報
而兩臺使者謂侯能治歸善請無行以安民心
邑士民方感於侯之行而忽喜乎侯之留也有
不知其蹈舞者兩庠博士某等進其弟子某
數百人而語之曰詩稱豈第漢號循良豈以強
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性本良順民之性之謂循

以今觀之侯實有焉且侯於民無所不愛也而
愛士尤厚士者民之秀若望也秀則其父兄嘉
之望則其弟子從之一愛士而父兄子弟皆屬
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善用愛
也多士日在造就中知之宜深矧太史讀禮居
廬維侯率多士強起之談說經義門人有廢蓼
莪者凡今之令重教化急先務莫有如侯者亦
千載之一時也安可無言以紀其盛乎弟子咸
唯唯謀請言於史氏造廬道庠師之言史氏聽

而改容曰多師何深知侯而述之疊疊若此噫
殆有以也殆侯之德無所不可知者故也蓋凡
深中隱厚之夫有所不可測而惟易直子諒之
士無所不可知予嘗觀侯之為人襟期寥廓節
目闊疎城府既夷藩籬亦撤不沾沾以自喜不
斤斤以自矜是以其與人也必以誠其使人也
不求備察其所安非有意而為之其中視世之
塵垢誠有所不屑者在也侯固名家子其尊人
顯武科能詩名海內侯兄弟箕裘益拓類以意

林大史家藏文集卷之二
氣凌厲千古非欲直與今世較失得者蒙莊氏
所謂九萬之鵬與榆枋之鳩不同量者是已夫
外重者內矜內矜者外縛外輕者內安內安者
外解此侯之所以無所不可知也侯之善政予
雖不能盡言之而侯之心予知之推此心也施
之天下可也何有于一邑哉予拘儒也辱侯之
交然常竊取侯以自廣而諸君陶鑄於侯之大
爐冶已久將必視今人其脰肩肩頽謂予言能
死侯之盛而不知下之有愧於中也諸弟子以

復其師師謂知侯之若史氏固請次第其論

邑侯麟石鄧先生榮滿序

士有取仁於色違心而行者矣可以要聞譽於
一時然譬之果木之華朝榮夕萎故孔子不取
焉而嘗寄慨於後凋之松柏蒙莊氏立論悠謬
荒唐極論庶物大小修短之際苟大椿於朝菌
齊櫟樹於散人然乃以松柏與舜並稱謂其冬
夏青青得天獨正故學者常曰莊子發明孔子
者也夫松柏何以獨正天之道誠而已矣凡物

質則誠文則偽松栢之為物也文不足而質有餘有餘於質則誠誠則得天之道而獨正也夫舜吾不知其何如年五十慕其親猶如孺子其為文不足而質有餘斷可識也吾夫子祖述其道以教萬世後凋之嘆蓋以自况也則所謂誠者天道君子誠之為貴匪虛已予自師盱江以來講此頗有年矣求其人以實之未有得也孰意於吾邑侯鄧先生見之侯下車在乙未之冬予即乘未竣事輟而趨召命侯固請曰不佞先

將軍與俞大將軍友也茲讀惠乘俞大將軍蒙詔願執事者更其詞侯無多言而誠達於面目予心識之又三載予祿養不遂而歸歸而逾春為侯誕辰予不得從賀客後則繪喬松之圖以表敬焉侯乃長箋以荅曰此予先人志也先人生平學詩而好哦於松栢之下因以寒松自號承執事者之惠張之署若侍先子之側予捧箋淫淫淚下不自知其無從既而思侯之為人何質誠若是又因思侯之先將軍好後凋之質至

以寒松自命則家傳此學有不可誣者徐而察
侯之政則賑荒有策課士有條勸農通商有政
廢墜有興似無所為而實則事事為之予是以
每對吾鄉父老子弟擊節道侯之治吾邑一稟
於誠而父老子弟疊疊道侯之善以對至不容
口然使侯與一時獵名之士並轡而爭先則不
待較量而知其不及也侯初為青浦已徵入旋
困而來歸善歸善三載不調又困然則侯善邑
不善言其善邑者誠也而不善宦者亦誠也世

之取舍侯者宜何擇哉二尹朱君三尹陳君皆
以儒學家傳萃於吾邑有侯焉以為之長而無
掣肘之虞有二君焉以為之佐而無拔揚之慮
可謂千載一時已二君祈予言以頌侯之德予
是以本之於誠以告著侯之德可以施之天下
而二君嚮慕侯者可以繼侯而有所施也

贈大司空愛所褚老先生得請還里序
古者學純而理明故不以窮約墮志不以榮達
失守爵祿不能入其心事功不能易其好一舒

一卷而天地之元氣惟其斡旋也周初其隆矣
至於宣王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為
生賢佐而蒸民之誦作焉天子刪詩列之大雅
夫士君子一身閔天下之命脉今百工技藝操
盈尺之矩即能出萬器以利民用而吾人不能
以一身為天下矩豈所謂工哉我國家道術
隆於成周而人才可知也高皇天挺聖神又
日濟其學其道其大天惟純佑命士之秉德
明德者不可勝紀至我皇上以冲虛祗肅承

之厥命孔固何論周宣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
以予所睹記欵求仲山甫其人於今日則大司
空褚公非其一耶公登朝三十餘年自縮銅墨
至總漕臺中間或內或外或顯或處無不起山
斗之仰流金石之聲而公皆未嘗有意於此以
為吾隨其時即為其事處其地即素其履而已
總漕之三載政績已成主眷正篤而公以微
疾求歸天子不許而至於屢疏僅乃得之然
猶惓惓望公之即出公年未懸車道則隨時出

不出在公而士林嘖嘖謂公完名全節於此舉也公今日誠然豈公心哉愚謂公之所學有超於名節外者即名節無不在而亦未嘗區區求其完且全吾觀公宦轍所至質直不阿為吾心之所欵為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意詩所謂不茹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公實有之此豈區區求完且全者所能哉然則公之請實迫於疾願迫於疾而能必請此公之以身為矩也予嘗誦蒸民之詩與公類者蓋有五焉其為柱下

史則諫諍効不諱不避是袞闕之補也一矣其督學南國則正學是崇士習以端是德輻之舉也二矣其撫治中州則批政悉釐流民復業是爰發之賦也三矣而禔身如無瑕之玉不必和光同塵而人自不得置議焉是明哲之保也四矣并前所云不茹不吐而五予粵人也去趙萬里予筮仕則公已巍然大卿矣未嘗接杯酒慙慙之懣然能言公之槩者采諸天下士論非一日也茲者漕刑張君漕使白君書來屬文以張

楊文公家範卷之二

公之行祖予素不文而重彰屬者之謬故不敢
不勉然但直述平日之所聞而終以山甫式過
其歸者為獻見我 后倦倦眷注不讓周宣而
予才不能為清風之誦亦於此見之也

經學衍義序

此休寧畢氏伯羽甫所著也伯羽在嘉靖間猶
及王文成公與之荅問若鄒文莊公則其所遊
衍往復者當文成公大開法席天下英才收攬
殆盡惟伯羽未及門今觀伯羽之論自成一家

不倚傍良知口吻其云人稟天地之中和是謂
虛靈之性而為天地萬物之心

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貫罕制乎天地
萬物又曰由其一體之化生故凡一物不得其
所猶一身之痛癢抑搔之不容緩此古人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味斯
言也殆見獨體者也至論無欲極之於一元妙
用生生化化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為而治不
有功不近名不求利不大其聲色尤深乎其言

楊文公家範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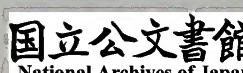
之也其大本卓然似淮南王氏而見於其言渾
深淨潔無圭角沾滯有過之者人謂淮南之學
足以自立一宗而師文成為能下善成大故其
後嗣徧海內如伯羽倘及門當與淮南分曹角
立無疑也海內人士無知伯羽者孔子曰雖有
賁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勢不便也故君子入
則敦行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名伯羽之謂乎然
伯羽亦有以自負者豈不能贏糧千里哉此其
故雖不可知然伯羽之言具在後世必有能知

之者文莊公雖與往復而未嘗爽然許可語亦
以未印正哲人而不敢輕信伯羽歟昔程本與
孔子同時不及門孔子遇之途贈以束帛而子
路不悅衛道者自不容不慎法應爾耳今則異
是立言如伯羽而泯泯沒世無知者此殆虞周
擊壤兔置之儔予太史也陳詩觀風安敢後伯
羽南垣祝子無功甫以此冊示我乃伯羽嗣子
武臣所藏而猶子武鑄携至留都者予反復把
玩不忍釋手卒業而叙之無使其無傳焉

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國家惇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真儒
出於南服是為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為宗
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牛自
為牛馬自為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嗚呼
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
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侔無事拘
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

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
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慎毋畫蛇添足此集所載
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
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為希
聲言出於無意乃為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
徑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舉之其義無所
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
共敝者也其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窺先生藩籬
不知是集所繫之重如此四十以後從近溪羅



先生學轉讀茲集乃稍窺一斑而字多糢蝕幸予友長蘆都運李君燾志新茲刻多方購求善本屬滄州學正高君為表參互考訂僅復其舊而尚未盡李君轉廣石大參高君入國學為博士大參君謂博士曰君宜收此板入國學司業君在可相與再校完之板至凡四百二十五片由是發正二千餘字然尚有未盡者蓋是集之不行久矣甲申乙酉之間議先生從祀縉紳士大夫多不識先生之學謂何陋大中丞趙麟陽

先生携先生遺書在署速梓而出之觀者始心服而議遂定嗟夫道之興廢存亡豈不以人哉予於是重感予友李君能為斯道舉廢而修墜也世間文字為木之苗者何限學者未知先生之學為何如則是集亦可以有無而李君之功奚有區區之意蓋欲我辟雍多士明孔孟之學脉識自己之真心則人人皆與先生為徒如是而以集為先生之存亡抑又末矣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予不佞叨貳南容臺蓋一載餘而上命儀曹
大夫出為郡守者二實異數也邇年以來皇
上重用人有如不得已之意百司庶尹至於郡
守嘗虛席歲餘不得補鍾岳徐君自武曹郎轉
儀部百有餘日而有出守河南之命豈不尤異
與哉君宣城名士也溫雅其度敏練其才鎮密
其心思而不擇劇易其事行予方賴君以佐予
所不及而中州師帥之選簡在帝心予安能
不悵悵於其別也諸僚案玉階馬君應川涂君

楚磐劉君輩其繾綣之情亦有同予者故相率
徵予言以贈予惟河南天下之中成周之故都
也周公君陳畢公前後治之其遺風餘俗當有
存者君今守其地觀其山川見其人民穆然有
遐思焉曷思乎思周家立國之仁厚歷年之悠
長吾何以媿美之以為我國家深根固本計
斯可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履聖
賢之跡而無思齊之志者未之有也吾知君所
以治河南者即以河南治之無俟于他取矣時

事抑有難者頻歲荒饑師旅交興民被瘡痍為甚而年來又有採取之後 皇上至仁也國有大興作不忍取財於民故於山乎取之可不謂至仁乎奉行者不能無過耳以瘡痍之民而當驛騷之擾即河南乃不能無事之郡也天之於其所賢必且遺天而授艱苟不難者而又奚待乎君君其勉矣慈母之襁無餒子仁牧之境無窮民記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君其勉之矣為政而不法古人終苟道之施事而不

切時宜非遠猷也予之所以為君贈者如斯而已矣君其何以處我

方文坡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無以異於鄉黨自好之夫故孔子進之以君子之儒其後教授西河使人疑之於夫子而其立言且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彼其於君子之津涯殆必有見而大破其篤信謹守之藩離矣然孔子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豈可出入謂哉而子夏之言

如此謂之舍狗而就狂可也謂之裁狂而入於
中行不可也是故究子夏之流弊而至於莊周
無惑也然使子夏不大變其平日而碌碌為小
人之儒又安知其流弊不為鄉愿也是故孔子
之取人先中行其次狂最下狗極矣夫賢如子
夏又親受教於聖人僅僅變其狗而之狂也矧
後世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游神棲心於六經
糟粕間恍然其有得是皆有過人之才古所謂
豪傑士也而安能不涉於狂哉世又不以其狂

之難而取之而後拾其短以攻之惡知狂者必
簡其短也乃簡也雖然簡且短又安能免夫人
之攻此亦自信其不為鄉愿足矣敢自信為中
行之君子乎乃狂者不惟自信為中行之君子
而且將齊已於古之大聖人之列夫然後為真
狂故不得聖人以裁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由此
觀之學之道豈不難哉予友青陽方文坡先生
少負壁立之資不肯詭隨于世學於浙東王錢
二先生而卓然有以自立迨其晚年聞吾師近

溪羅子之遺言而翻然一變脫智故而直信現
前去支離而獨存真實前年踰嶺相訪而參藩
四明周鼎石公講學天閔留之領袖諸生人獲
其益此兩載予南中則時時來會大相助也先
生無求於人而貞不絕倍終日陶陶自有真樂
而又尺尺寸寸不改其初雖世所嗜好不入其
心而絕無狂者忽略世故之態可謂知變化之
道者矣年七十出入不用輿從行步若飛類仙
風道骨不食烟火者乃其服食起居未嘗異於

人此果天耶人耶池郡學者賴先生倡導而信
聖賢之學者多矣求予言為先生壽予遂述之
如此諸君張之先生之堂歌南山之詩酌酒以
進盡懽而罷如此至于百年不亦樂乎勿謂嶺
南先生不文也

贈對育陳老先生七十有一壽序

不佞以蹇淺叨知遇果出於文章乎哉亦豈必
不出於文章乎哉然而文章亦難言矣德性不
精學問不廣則不文猷為不茂閱歷不深則不

文信乎上達必始於成章學業與年而俱長者也余歲十三偕諸友受業公門幾兩載諸沂指示俱得于先太史發明先太史嘗詔余曰吾道之行有陳生在也柰公阨于遇而余得時則駕公嗣是愈養清高余身羈翰吏欲復西席而無繇眩諸門謁謝乃得公近課門人錄與詩賦歌行沈覽三不釋手蓋言又抽河洛之秘闡洙泗之傳不離風雅不落騷騷是又一陳夫子出者則公之德性學問當與羅公鴈行矣既而詢公

別後修為公隨示以例補義民當皇路多艱間有所助曹蒙諸司獎擢歷用一十餘年是公小試其奇而致勞顧寵倍百官倘得大行則先太史之言不虛矣豈曰襍線之材僅可縫裳已哉而公之猷為閱歷足占矣及與公談至入夜聆公言論如壯飲食行止無不如壯時叩公年公示以年幾十一茲因訪得文因文得壽於是惜公之未遇慶公之有年遂悚然曰人間言不勝箋滾况分居師弟九宜不倫第恐朝復于

早不獲稱觴一壽敬不以時限乎今辰值中秋
 星明景籟人聯久曠意暢情怡恍若神授筆
 授句姑為公有華封之祝云若夫文章則慚公
 萬又矣矧德業哉或云公家學則乃祖乃兄之
 淵源遠矣迄今令嗣猶彬又蠶指日足旌揚
 公德於不衰者其垂裕不已長乎此又其昭又
 人耳目者余何能罄其萬一耶

